

「IATC(HK) 劇評人獎」 - 2017 上半年作品討論內容重點摘錄

日期：2017 年 4 月 15 日

地點：灣仔金御酒家

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《卡桑德拉》

評審 A：製作水平不是不好，只是這樣的一個關於非洲難民湧入歐洲的故事，用這種方法處理，我會想於我何干？我覺得需要轉化，因為文化質地和視點不同，如果歐洲劇團在香港演出，那又是另一件事。現在這樣處理觀眾很難進入故事。雖然已有朋友提醒我要坐高台，這樣才能看到兩邊演區，但看了不久，剛上提及的問題就浮現腦內，縈繞不去。

這演出的製作沒問題，演員也不錯，但我會想：這又怎樣？當導演選這劇本時，應該不是純粹的技術探索，還因為議題。我覺得要在香港做這議題，應該有轉化，這樣直接做，會覺得很隔。

評審 B：劇場的無力，是我們常提及的問題。現實常比劇場更戲劇性，也更殘酷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你那麼費勁地鋪陳，用了兩小時，做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。現在的「在地感」我是感到不足的，頗有隔岸觀火之憾。

評審 C：上半部可以，下半部有問題。當卡桑德拉講故事，突然變了教育劇場。我不覺得好隔，可能這與我平常關注的議題有關。

而家是倒敘，先講海難，再回到日記，應是帮助大家進入劇本。

評審 A：我覺得如果用回劇本的次序，可能會好些。現在不知道該從什麼位置去看這件事。

評審 D：現在馮程程的處理是把原劇本的場景次序調動了，本來序幕之後是先有日記的段落，而且中間還會不停聽到「第一個警告」，「第二個警告」等句子，很有壓迫感。在描述主角要離開非洲時，觀眾已經知道她正一步步走向末路，然後到中段才跳出來，以外來者的目光去審視難民現象。但前進進的版本一開始就是歐洲人述說拍攝難民紀錄片的故事，而不是先呈現較具戲劇性的第一身難民故事，本地觀眾難免覺得有距離。其實香港也有難民問題，但現在的處理，至少未能讓我很快連繫到。

評審 E：我們一直覺得看不到其意義，我在演後談會上也發覺未能了解這作品對創作者的意義。如果他們說得到為何要做，那即使我看不到，我至少知道他們的意圖。

我覺得新文本來到今天，已經完成了其任務。這個劇本為何大家聚焦在議題，我覺得因為那些對於手法的探索，已經不新鮮了，或者可以說，不是從前看新文本時所能給我們的衝擊，而且這劇本也不是以此為焦點，所以集中在敘事上。當文本的形式弱的時候，議題就變得很重要，而恰恰是，我們看不到為何劇團想做這個議題。

另外我會想：所謂新文本的再探索，是否要打開德國和英國外的窗口。

評審 C：我一向不覺得新文本很大衝擊力。

評審 B：我有些懷疑是否不應坐上邊。

評審 A：不是呀，坐上邊才看到兩邊。

評審 C：現在的觀點是：就算你知道事件如何發展，也只是隔岸觀火。

評審 B：香港本來就是難民城市。

評審 E：香港也有許多南亞難民，我們沒去關心，但卻關心彼岸的難民問題，這一點對我來說也值得反思。演後談那天都有人提到，劇場的作用是否要解決問題？（當然不是）所以，劇場是一個手段，讓人去關注一些議題。

評審 A：我不會期望它解決問題，但我會期望它會提供一個角度去看或思考這個問題。

評審 C：之前有人做個難民議題。陳冠而做過《靜默邊境族》是幾個故事組成，有講難民，有巴基斯坦、土耳其、西藏的論述。他有香港視點。

評審 A：我覺得《卡桑德拉》是未理清楚點講。

評審 E：《卡桑德拉》另一個令我不舒服的問題是：文本裡的歐洲、非洲是兩個很簡化的概念。劇本可能都有問題，這導演是否可以處理？

評審 A：我覺得在歐洲做可能沒問題。因為他們有脈絡不同的。

評審 B：用廣東話講，反而是愈近我覺得愈遠。類以《天邊外》的問題。

評審 C：為什麼《金龍》又得？

評審 B：因為它 playful，玩所以令我調節到距離。其實距離好重要，是讓人進入的一個口。Playful 令我意識上抽離，感情於是就能進入。

評審 E：《卡桑德拉》其實不是要你進入……

評審 B：但兩個小時長都不給你進入，只是理性的交流，然而所說的一早已知。感性不能交流，兩小時就好疲累。

評審 C：那就是劇本的根本問題。

評審 D：也不是，我覺得是劇本情節調動的問題。我看劇本時，我可以投入到非洲女人的故事，然後到中段作者再告訴你，你以為你真的理解她的故事嗎？其實不是。因此做到讓觀眾先投入，再抽離。

評審 B：藝術上是不可能永遠不讓人進入。進入是指情感上。跳出跳入是必要的。

西：我反而覺得下半場本來是可以進入，但現在的舞台處理手法就不能……究竟導演是由頭到尾都不用你進入，還是想你中場進入，但做不到。如果是後者，為什麼？

評審 A：我覺得演員導演都好努力，但他們都未掌握到自己想做什麼。

三角關係《媽媽聲》

評審 B：戲是講媽媽的感覺。雖然演技不平均，但沒所謂，它不是像《卡桑德拉》般，用「靚」及美學去建樹它的特點。它是講媽媽的生活，媽媽遇到的問題，同觀眾分享。

我能進入演出，因為身邊人就是媽媽，從懷孕到生產，工作與家庭的關係，看演出時令我回憶起這些經驗，都是切切實實的生命的一部分。

很喜歡幾段：舞台上四個演區，她們在其中奔奔走走，然後成個人「落晒形」，令我想起以往如呷兒子醋。這些令我有共鳴。

另一段是兒子睡了，媽媽以為可以去睡，但兒子一哭，媽又要去照顧兒子。這一段與現場鋼琴伴奏配合得很好。

這個戲是令人進入（演出），雖然做的議題很淺，所有人都明白。但劇場不一定需要做深的議題。假如做得好，簡單都可以。

結局是兒子長大了，媽媽要放手。心想：這樣完結，好 cliché 啊！幸好這原來不是結尾。結尾是媽媽去參與環保運動，將視野拉闊，因為你一旦是媽媽，所有人都是你兒女。

評審 D: 我喜歡這個演出，因為整個戲很真，一段段以母親角度述說的逸事分享，真摯感動。

評審 E: 因為是三角關係製作，我以為是小品式的演出。的確，開場時我有個閃念：看完之後會否好想做阿媽呢？我對表演沒特別期望，但是這個戲如何處理香港的媽媽狀況我反而比較好奇。

有些細節是喜歡的，如餵人奶，用絲巾來代表「噴奶」，用了很幽默的手法處理。導演很聰明地利用了一些簡單的道具去呈現媽媽的一些狀況。

但《媽媽聲》畢竟是一群中產媽媽的觀念，這是我覺得可惜的。中產到我覺得對一些處在其他位置的媽媽的處境沒有處理。正正因為這點，我覺得是帶不到去結尾的世界觀念。那句說話（大意）：因為我是媽媽，我希望孩子可以在美好的世界生活所以我會關心環境。我覺得不一定，我不需要是媽媽，但我也可以有這樣無私的世界觀念，對於人的愛，對世界的愛：我立即想起德蘭修女，因此我覺得這作品的觀點是窄的。當然我想他們做這個作品作為分享的目的是達到了，但我卻在想作品沒有反映更多不同媽媽的處境。

香港展能藝術會《路·一起走》

評審 B: 很好看。陳美莉做導演，她和卓柏麟聯合編劇，編和導都表現得紮實。三位展能藝術家廖東梅、李軒和鄭啟文親身參與演出，戲也是為他們度身訂造，因此李軒可以親自演奏而「生鬼」的鄭啟文可以坐在輪椅上到處走。有趣的是另安排各一位演員去演他們。這既掌握了互相尊重的原則，而其中產生的火花很美。好像馮祿德演的爸爸推著演廖東梅的演員，說著對白，一轉燈，舞台上就是真正的廖跟她父親。中間的溶疊很好。

我看的一場，台上有即時手語傳譯，也很好看。三個手語人分別做三個角色，成為演出的有機部分，也用得很好。

戲的主線是策展人自視高，透過搞展覽有所反省。其中也有藝評人的角色，有趣。

日期：2017年7月18日
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八樓會議室

香港藝術節《香港家族》三部曲

評審 A：《香港家族》三部曲有五票提議討論。這個戲我覺得值得討論，(鄧)正健在《明報月刊》那篇文對劇本的分析很仔細。

個人來說，《香港家族》三部曲第一部的劇本是值得提名的。演員平均但不是太有驚喜，包括導演。但是值得討論及重點探討的劇目。

評審 B：這個討論會很有趣。我同意你大部份的論點。但嚴格上我覺得是一個戲的三幕劇，而第一幕是比較有心思的，不論結構及佈局。我對這個戲是典型龍文康寫的劇本——界乎電影電視與舞台之間。他不是杜國威、潘惠森。但在這幾年寫過的劇本中，我覺得這個算是不錯。

但對角色我也有意見，我對黃呈欣演的角色（大兒子潘燦良的繼女）最不滿意，覺得不是她應有的個性，也交代不了她在家庭的身份和同其他人的關係。但我覺得他寫到時代但並非刻意寫時代，他平衡到時代和人物個性的關係和家庭倫理的關係，內裡有悲有喜，令我們有感受，又在今年回歸年出現，有其好特定的意義。如果提名，會提名整體，當一個戲。

評審 C：這個很有趣，究竟我們當三個戲，還是一個戲？

評審 D：我覺得係三個戲，因為三個戲在形式與手法上都有些不同。

評審 E：從獎來看，係三個戲，三部曲一個系列而已。

評審 B：那《如夢之夢》呢，都分兩部份。

評審 D：《如夢之夢》係一張票，但《香港家族》三部曲係當三個戲賣（票）。

評審 B：三個戲同一批角色，時間有連繫，環境有連繫。但我不堅持。

評審 E：經驗中，有幾多三部曲當一部處理？

評審 F：我傾向同意評審 B 的說法，當它是一部來看，因為三個戲是同一時間寫，同一時間做。

評審 E：同一時間寫？我不肯定。

評審 F：戲當然係逐個寫，但他是知道寫一個分三部曲的故事，同時構思。

評審 A：應該係三個戲，售票也分開的。雖然期望觀眾全看，但也有觀眾不是……第一部寫得最好，但明白三部有一起討論的完整性……這個戲在今年到目前為止，劇本來看，是值得討論的。

評審 G：我同意當一部，因為在文學技巧上看，是一部的處理。（雖然）兩邊都有道理，但要我選一個，我會同意評審 B 所提。

評審 F：我也是。

評審 H：如果最後我們只選一個，那即是批評另外兩個不好。

評審 D：也不是。

評審 F：我會選擇三個一起討論，因為中間是有其連貫，但真要講，我也不否認第一部是最好的。

評審 B：我想分開三個戲有商業考慮。

評審 G：也有擺獎的考慮吧。

評審 A：這個戲也有其他地方值得提名。

評審 C：我覺得弟弟楊偉倫不錯……他要由大學生做到中年，掌握並不容易。

評審 A、評審 D、評審 B：同意。

評審 A：演員頗平均。導演就比較普通，我會想如果其他導演處理會如何。

楸劇團《在牛池灣轉角遇上彩虹》

評審 A：好多人看了《在牛池灣轉角遇上彩虹》。我看得很開心，看到戲的風格，潘惠森為劇團度身訂做，演出也不錯，很有默契，但未到擺獎。即是說，如果由第二個團做，又會如何？

評審 B：即《十年》也不應擺獎？我就覺得，這個戲由楸劇場做，它的意義就是它值得肯定的地方。

藝術上，潘惠森的劇本是穩打穩紮，沒有甚麼驚喜。但這班人去演，以至戲中所說的藝術承傳，由灣仔（劇團）到橿（劇場），以至與場地的關係。意象豐富，我會感動。

橿樹不只是講自己，是由何偉龍一路發展下來。

評審 A：同意。

評審 C：但拿棵樹出來那一刻我是覺得有點太直白。

評審 F：是否因為度身訂造就不應獲提名？

評審 C：劇本不特別？

評審 F：我比較覺得是整體的演出。

評審 A：團隊好有默契，有活力，會令人有一剎那感動。

評審 D：我同意戲是好看的，但是否可以獲獎又似乎不是。整件事是好的，但未到擺獎。

評審 A：好像《伊底帕斯》，戲是好看的，我看時也很享受。但它不是演出，是個友人聚會，用好大成本做這個戲，看到他們的功力和藝術品味。但如果這樣就可以得獎，那表示香港的戲劇真的很悲哀，很不濟。

評審 H：《伊底帕斯》很差。

評審 A：兩個戲好不同，但於我是同一類。大家都是「玩」，《在牛池灣轉角遇上彩虹》可能玩得平易近人些吧。

評審 C：那怎理解這個現象？

評審 E：我覺得這個戲焦點係潘惠森身上，他很久沒寫戲了……整個戲背後是因為有群學員，又是創團作，是好想大家做一件事，多於做一個藝術性較高的作品。潘基本上沒用上十成功力，他是掌握了各人的性格和劇團的由來而寫。

誇啦啦藝術集匯《看不見的城市/拾日譚》

評審 A：沒太多人看過吧。還是好看的，他一位老人家跟一些年輕人做創作，仍然「得」。

評審 F：跟一群青少年去做這個演出，並非跟開他或受進念系薰陶的人，可以有火花。

評審 A：一個這麼有成就的人，跟一群完全不同，沒有經驗的年輕人一起創作，仍然好看。

三角關係《你有無見過我》

評審 A：我是有看的，覺得是不錯的小品，也不是值得提名。

評審 D：我覺得舞台效果比較好。

評審 A：演員都是一貫水準，沒什麼特別。

評審 D：景同燈光都好。燈光設計是陳焯華，他鮮有參與小劇場作品的設計，這次的光影效果做得相當好。

評審 E：舞台美學的確提升了這個作品。

香港演藝學院《海鷗》

評審 C：我不太喜歡。演員比較有表現，但導演的處理我非常疑惑，而且也令演員處境尷尬，特別是用水的意象。我看的一場，演員有兩次因為地上的水而滑倒，非常危險，不但尷尬也影響了演繹節奏。

評審 F：我覺得用小劇場去處理經典有趣，但講到提名，我想只是女主角，做 Nina 的陳琳欣。

評審 A：同意，她是間中的聲線弱些，整體係不錯。其他不太適合角色。

評審 B：但學院製作就是這樣，做一些不合適的角色。

香港話劇團《回歸》

評審 A：同一個導演，為什麼不講《回歸》？

評審 B：《回歸》一樣，係經典，但導演一樣係「玩」。他是刻意做一個不一樣的《回歸》，你接不接受是一回事。

評審 A：我覺得《回歸》好看。

評審 B：《回歸》都好看。但那張椅及煙灰盅是有點過份。

評審 A：完全特意不寫實，純白的景好過癮。劉守正做得好。

評審 E：可以看到導演如何處理，曾文通的佈景亦有新的美學。正正因為導演及佈景，我們看到香港話劇團演員的限制，做不到基本角色的立體性，角色跟角色之間的關係也不紮實。你說劉守正好，但件事最重要的是女主角，但演繹卻令我失望……有時演員除了技巧外也要有靈魂。

評審 A：曾文通的景是很厲害。劉守正好合適這個角色。因為話劇團其他戲太差，所以這個已經很不錯。

評審 C：文通《回歸》的佈景令我對原著中的階級意識好生疑惑；這麼現代化及風格化的舞台佈景是刻意將之模糊（**評審 A：**沒有了階級指涉），但對我進入作品卻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困難，這策略對我來說的結果是形式的考慮，多於詮釋的有效性。

進劇場《伊底帕斯》

評審 A：很好看。但不值得提名吧。

評審 F：之前跟評審 C 有談過——這個戲很好，但下一步點呢？你們做得很好，但有沒有承傳下去的可能。我覺得進劇场的問題是他們好好，但自己做了。

評審 C：我看的那場有許多年輕劇場人在座。這個作品給我的感覺，像是一群高手開心「打麻雀」的高手過招之作。但如果他們跟幾個新人一起去打，又會如何呢？……我明白所謂「傳承」不必然有包袱，不過也會想他們留下的營養，怎樣可以令身邊的人受益多些。

評審 H：我麻麻。我問過陳（麗珠）為什麼選 Ted Hughes（的版本），她說因為短些。不管是否真的，但他們應該是有個衝動才會做。我未仔細比對過兩個劇本，我估她現在處理的主題，關於命運，是她們好想處理的問題。最後，用貓來回應係好低手。古希臘講命運不是這樣。

評審 C、評審 F：我們看的一場是講表演，不是貓。應是場場不同。

評審 H：我看不到他這個製作想做什麼。之前鄧樹榮的《安提戈涅》是回應時代。但這個劇本之前 Peter Brook 做過，背後是有負擔。他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演出。

評審 D、評審 C、評審 F：他們講了，只是你覺得不夠充份而已。

評審 D：他們有探索，是在探索表演上的不同可能。

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《卡桑德拉》

評審 G：我剛剛去完歐洲，難民在那邊是很大的問題。這個演出題材好之外，製作也不差。她用牛棚的空間，用得好極致，這個三維空間，開始好靜，然後走動。我覺得導演以至團隊，值得有提名。

評審 D：劇本改動頗多……我們早前討論提到，她不能用這個戲讓我們進入，她只是用非洲難民，不能令我 relate 到同香港的關係。

評審 G：例如講番當年難民問題？

評審 A：不一定，但要有方法令我們不覺得那麼隔岸觀火。

評審 G：隔岸觀火都是可以講的。

評審 D：我要講的是，我先看原著。現在的處理是將劇作反轉來做。於是我一入場便已是隔岸觀火了——加上跟空間的關係。我坐在高台。到最後，我知道他講非洲難民，但這個處理令我不能投入去聽這個故事。原劇本能夠由女子的故事開始，再到紀錄片、翻譯，第三者……令我進入之後，才告訴我你只是隔岸觀火。但現在的處理，只是由頭到尾令我覺得，我只是被告知一些發生在遙遠他方的故事。

評審 A：我關心世界，對這件事不是沒有理性的認識，也不是沒有感受。但看這戲時，並沒有讓我這些感受活化，更加鮮明。我一直不滿足，一直隔岸觀火。

評審 H：我覺得不是的，我覺得很符合馮程程一向的風格，很喜歡將一件事收歸女性的觀點。而且是由外圍慢慢建構返去難民這一點。劇本讓你進入難民的世界，然後告訴你所有都是演出來的。

評審 C：表象。

評審 H：結構不僅是倒轉了，而是告訴你第一部份的也是假的。整件事都是假的。她有 invite 大家進入那個世界，是大家進入不了而已。

評審 C：你指劇本無，還是導演沒有利用這個 invitation？

評審 H：劇本沒有提供什麼線索，馮程程反而透過劇本調動去做這件事。她甚至加了數字，有點倒數到死那一刻的做法。我不覺得戲是隔岸觀火。

評審 B：我同意評審 H，我不覺得是隔岸觀火。她的剪輯，到最後到牛棚的另一邊，讓其中一個女演員覆述整件事，拉我進一步深入他們的世界。我覺得整個戲的配置都很好……她就是要反轉，由最初的舒服到後來的站著看戲。要你感受那種辛苦。

評審 H：佈景設計已清楚地表明，不論你坐台上或兩邊，你對事件的視點都是不完全的。

評審 A：這點很清楚。

評審 H：馮程程形容這個劇本很辯證，但她的處理其實多了很多 personal touch。

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《西邊碼頭》

評審 A：《西邊碼頭》又如何？

評審 B：這批演員令我眼前一亮。

評審 H：之前試演中飾演「妹妹」的演員是不同的。上次試演時有段模擬戲，演員要不穿衣服。我覺得戲本身的空間和處理都頗有趣。

評審 D：演員的表現的確有驚喜，但我覺得「妹妹」演得一般。

評審 C：開始時演員有眼前一亮，但後來能量的層次不是太多幅度的改變。能量是高，但沒什麼變化。戲到中段我的集中力已經不大好。角色層次上的單薄，令我想到導演技法的處理在香港是否有限制，曾經在澳門看當地演員演繹由同一位導演執導戈爾德思的《侯貝多·如戈》，我覺得層次的流動力是比較好。

評審 F：我有想過是否同劇本有關，因為這個劇本所有角色一直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。

評審 A：《西邊碼頭》看到我很辛苦。雖然燈光、空間、音樂很配合個戲。

評審 D：他能夠用上劇場內那些大燈的特色：不同燈泡以不同的速度慢慢從粉紅

色的微光，到極亮時的白色，需時多久才全亮也不確定。

評審 H：燈用得很好。設定了光的部份在外，這很配合作品。

評審 A：戲暴露了演員的弱點，以三個女演員為例，陳籽沁不錯，但毛擘穎駕馭不到女秘書那個角色。

評審 D：黃衍仁的演出令我眼前一亮，演來平實自然。

評審 F：我的辛苦是因為戲本身好低氣壓，跟現在香港的社會氛圍很接近。

評審 C：作品以大量的語言推進角色與他們的處境，這些詩意的對白是很重要的，問題在於演員能否處理大量文字的詩意的同時，能夠對應身體的能量。

評審 B：每個演員都有很長的台詞，我覺得有層次處理，不是一個語調，我最奇怪的是最後的母親獨白，她用了普通話，為什麼不用「作」的語言。

評審 F：劇是說鄉下話。劇本其實是要用一種外語。應用外語，但用普通話就有點奇怪。

評審 H：這是個觀點了，是有意識去用。這個有意識可能是文化政治，也可能是在華語世界中演員可以處理到，有這兩個可能性。

評審 H：父親角色的處理頗有趣。

評審 C：飾演父親的演員的身體處理，我不大理解。一開始要人扶，突然又精神爽利。

評審 D：最初是扮的。

評審 A：但他不可能這麼健碩吧。他的身體很運動型，不合角色。他應有一定年紀。

評審 H：父親角色設定應是衰敗的身體，但表現又不是。導演可能處理精神狀態，而不是外型。

評審 C：如果這樣，陳籽沁（飾演母親）的外型又不用這樣處理吧。

評審 A、評審 C：這樣就是不統一。

評審 H：我覺得放回他跟兒子的關係，這又合理。

評審 C：這正是問題，現在的處理看起來是兩兄弟，甚至朋友，而不是父子的角力。因為他們的感覺太接近，我看不到父權在這層面的介入。

天邊外《天邊外》

評審 D：我覺得可以提名。

評審 G：我覺得不是太好，甚至可以說乏善足陳。

評審 D：演員劉俊謙可以提名。

評審 A：是導演的處理令他不夠好看。

評審 D：我覺得可以，是最後跑山有點尷尬。

評審 A：在小劇場這麼近的空間，應該多些跳出跳入，不要給我看到演員以角色身份轉移台位的過程，那會處理得輕鬆些。

評審 C：一開始劉倚著欄杆遠望，因為距離很近，我透過他的眼神，感受到他這個角色前面的空間是如何，他前半部做得不錯。

37C《一步》

評審 H：一個製作，幾好玩，咁老套的前衛，還有人做。無完場，跟觀眾鬥耐性。

評審 F：值得特別注視。

評審 C：他們在這個時代仍想嘗試不同的東西，是很有心的。

評審 G：是一個好的習作。